

灵感来自.....

萨莉·沃克(澳大利亚)

有很多关于灵感或概念以及艺术家如何才能获得它们的说法。这是直觉的,如果有人可以通过计划获得灵感,那也仅仅是撞大运而已,或者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而罗织出来说法。至于我自己的实践,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灵感随我着手的工作而不同。

灵感无处不在,我的灵感可以是来自物质的,一只被挤扁的臭虫、雷雨云的形成、人物和地点。此外,我的灵感还可以来自情感、感觉和紧张。我能注意到交通堵塞的美丽图案,我能看到鸚鵡头顶的美,甚至有一次我在烧毁的汽车现场收集了些熔化的铁块。灵感无处不在。

关于创意,我很欣赏艺术家罗伯特·欧文在谈到如果他的想法与社会现实和要求不相符时所说的话。欧文解释,“当创意变得像是创意时,你可以真正进入推理的游戏。把外皮层层剥去,你看到的是创意的实质,非常清晰、非常简单地回答了为什么是它们?它们是什么?它们做什么?”他继续说道“你可以使自己浪漫,对于你正在做的,你可以有所有的愿望、理念和幻想,但是偶尔地,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能真正看到你所做的,我说的是发生在关键点的那种直接聚焦。”他提到在重要展出之前,远远地审视准备参展的作品,会发现它们都是“垃圾”。至于欧文的作品,我渴望放弃我的理念和概念,回到原点,我并不担心我的华丽和怪癖会表现出来。

然而,我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来自许多艺术家。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艺术家影响了我。我所想到的第一位是澳大利亚艺术家,菲奥娜·霍尔。



穴居者的空中楼阁,菲奥娜·霍尔 (大图)



小船,2005,菲奥娜·霍尔 (小图)

小船是由不同形状，不同尺寸的数打鸟巢构成的，材料是一美元的纸币，每张纸币上都印有官方声明：“这张纸币是法定货币”。霍尔感觉到，如同鸟儿搜寻材料建巢，美钞及其价值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提供着庇护。

霍尔的另一件作品叫做细胞培养，是由透明的玻璃珠和白色的特百惠保鲜盒做的动植物的组合，陈列在博物馆的大展柜里。霍尔使用日常物品创作雕塑作品，像样品收集那样集合展示。我的类似的作品常常归类为有机物品。



“荒唐”， 萨莉·沃克，2012 瓷（并排3张图片）

我的作品（上图）眼下探索的是我称之为“伪装的怪癖”的想法。作品本身非常华丽并且带有一点用来强调怪异的疯狂。高度的光亮和阴影的反差用来增强戏剧性的效果。精美的黑白瓷的色彩组合用来强调仿佛华丽的性格能够被一层白色的面纱所遮盖。我热衷于重复制作和把成组作品集合安装。这是受到了霍尔作品的启发。

我研究过澳大利亚艺术家安吉拉·瓦拉麦尼施的作品。尽管她的作品尺度很小，我还是欣赏她的作品的简约、重复和成组雕塑。她对微小生物和复杂生命形态的兴趣，侧重在，和我一样，形状、外形、图案和纹理。我欣赏这些雕塑作为个体如何起作用，以及作为组件如何相互作用。



安吉拉·瓦拉麦尼施“动物、蔬菜、矿物” 2007

我关注的另外一位艺术家，徐志淇（音译），是台湾人。她自己描述她的陶艺雕塑“白色的有机物”。由于我当前的作品也是白色的有机物，我对我们的作品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感兴趣。极度弯曲的流体形态看起来很脆弱，但是有一定的强度，在精美的边缘部有大的平衡体。它们是用炆器泥料和尼龙丝加强的手工制品，我一点也不了解这种加工技术。这或许是我下一个研究课题。她的作品是先砂光后烧成，然后再仔细地一遍一遍地用更细的砂板砂光，然后施上一种白色的无光泥浆最终煨烧后，再次砂光。她说到她的作品，“我试图去发现空间流体存在的可能性，寻求实现零重力”。



“于无限的明亮之中” 徐志淇，2009

2012年作为访问艺术家在日本工作了5个星期之后，我有幸遇到了我欣赏了很久的一位艺术家，吉田幸央，来自日本的濑户。他邀请我和一位来自爱沙尼亚的玻璃艺术家，麦尔·赛尔到他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并且参观了他的艺术馆。他的作品是非常令人激动的。我敬佩他的专业知识和坚持发展陶艺技术的执着。他把瓷泥浆浇注技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刻意地把他的雕塑作品做成翘曲的平滑轮廓。



吉田幸央（图片，1张，双层、白色翘曲造型）

我一直在探索有夸张的外形和图案的“巴洛克”概念，并且准备用这一概念来表现我雕塑作品的怪异。“巴洛克”偏爱高形体、夸张的装饰和流动性。运动、能量和张力的观念是其主要的印象。光亮和阴影的强反差常用来强化生动的效果。我的作品经常有意不上釉来表现伪装或隐藏。因此，在华丽装饰和精细的表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以及明显的对釉的不敬。



“美在里面”， 萨莉·沃克，2012 无釉的瓷和LED灯（作于在日本访问时）